

铁堡传奇

金童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铁堡传奇录

上

金童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呼和浩特

铁堡传奇录

下

金童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呼和浩特

TIEBAOCHUANQILU
铁堡传奇录（上、下册）

金 童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2 字数：508千

1989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65,301—73,000套

ISBN7-204-00898-7/I·147 （上、下册）定价：9.80元

目 录

诛心初出鞘	奇侠惊蜈蚣.....	(1)
阴霾从天降	杀气四野来.....	(22)
娇娃弄玄虚	七雄生内哄.....	(43)
强施苦肉计	巧移嫁祸谋.....	(60)
刀光掩星月	斧风撼河山.....	(79)
虎刀戮鬼斧	龙剑迫娇娃.....	(101)
弟兄相残杀	怪客惊枭雄.....	(121)
揭穿嫁祸计	安排抽薪谋.....	(142)
诡秘无穷尽	阴谋接踵来.....	(163)
胁迫吐机密	雌虎噬豺狼.....	(184)
黄金虽贵重	人品更高格.....	(205)
黑心贪金玉	恶报在眼前.....	(226)
声东击西计	天狼闹如意.....	(238)
坐观蠹贼斗	胸蕴玄机谋.....	(257)
救俘捣匪窟	赎罪赠良方.....	(283)
洞察奸宄计	工设陷井谋.....	(304)
妙策驱虎豹	巧计破狼窟.....	(323)
狼心张虎爪	鲜血染狼尸.....	(341)
一箭双雕毒	釜底抽薪难.....	(357)
巧计擒奸细	笑语揭阴谋.....	(374)
歹毒淫妇心	杀人於无形.....	(389)

扮猪吃虎计	借刀杀人谋.....	(406)
利诱毒心起	色迷智转昏.....	(419)
狐狸装胡羊	杀手遇煞星.....	(436)
绝招诛二魔	秘讯震群雄.....	(458)
幸脱馋狼嘴	又落狡狐吻.....	(475)
鲜血染香闺	腥风吹赌场.....	(492)
虎刀拒助阵	龙剑布奇兵.....	(516)
馋狼攫玉兔	香饵钓金鳌.....	(540)
刁妇谋龙剑	恶魔攫雏燕.....	(559)
多指遭折腕	虎穴走蛟龙.....	(572)
龙剑闯龙潭	奇人发奇语.....	(589)
七雄遭瓦解	杀手毁淫夫.....	(602)
巧施脱壳计	难逃毒妇谋.....	(619)
鞭影随风逝	刀光映月寒.....	(637)
施毒胁杀手	阴谋弑会主.....	(654)
正邪分胜负	龙虎结武盟.....	(672)

诛心初出鞘 奇侠惊蜈蚣

山城。

长街。

整齐的石板道，参差的小斜巷。

长街穿过山城，在四月灿烂的阳光下，看来就象一条金色的百足蜈蚣。

这座山城，就叫蜈蚣镇。

这是一个古老的小镇，也是关洛道上的咽喉。西出阳关，东入京洛，这里是必经之途。所以它虽然只是个小镇，却是关洛道上的黄金地段。

在这个多彩多姿的小镇上，你只要装满了荷包，它几乎随时都可以满足任何一种欲望。

在这里不分昼夜，你高兴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这里的禁例，只有一条，那便是你绝不可以在这里随便杀人！

因为这里是高大爷的地盘。

金蜈蚣高敬如高大爷，是关洛七雄的老大。高大爷一向不喜欢有人在他老人家眼皮底下惹事生非。

在蜈蚣镇，甚至于整条关洛道上，很少有人敢违背高大爷定下来的规矩。高大爷定下来的规矩，敢于不遵守的人，也只

有一个，那便是高大爷自己！

高大爷今天就要在这条长街上杀人。

正午。美人酒家门口。

高大爷并不是一个喜欢杀人的人。

在关洛道上高大爷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如果高大爷喜欢杀人，高大爷绝不会成为今天的高大爷！不过，这也不是说高大爷没有杀过人。同样的理由，高大爷如果没有杀过人，高大爷也绝不会成为今天的高大爷！

高大爷杀人，一定有杀人的理由。他一向只杀该死的人——或是高大爷认为该死的人。

如今，这个高大爷认为该死的人，已经出现。

四月的阳光，温暖、金黄。

一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迎着阳光，懒洋洋地从长街一头走过来，慢慢地走向美人酒家。

一切都在高大爷的意料之中。现在是巳牌时分，一个时辰之后，这个年轻人将会带着七分酒意，从美人酒家里哼着小调走出来。

酒家里稀稀落落地坐着十来名酒客。

现在当然还不是上座的时候。

公冶长背负着手，徐步踱向尾角一副座头，那是他每天占用的老地方。

他每次来，这个座位都空着。并不是酒家对他优待，特别给他留下了这个座位，专等他来，而是这副座头太烂太旧，只要一不留神，就有打翻酒菜的危险。

在蜈蚣镇上，美人酒家，并不是一处很高级的地方。这里，只卖白酒，下酒的小菜却没有几样。

挑担的、赶车的，无论生张熟魏，只要身上有三两吊钱，你就随时都可以进来喝个痛快。这里的酒菜低廉，设备简陋，只有一样，却是名实相符。

美人酒家里有美人。美人仅有一个，老板娘花十八！

花十八——一个很不容易听到的名字，也是一个很不容易见到的女人。

这也许正是这美人酒家比镇上其它类似的酒家，每天的生意，要好上几倍的原因。因为你在别处，花的代价相同，却不会象在这里一样，一抬头，便能看见一副迷人的面孔。

迷人的面孔，销魂的微笑。

公冶长就正在享受着今天的第一个微笑。

“老规矩？”

“老规矩。”

老规矩的意思，就是三斤白酒，一盘卤猪耳，一盘茴香豆。

花十八微笑着一摆手，一名瘸腿酒保，立即将酒菜送上。

在目前，这座酒家中，公冶长可说是个很特别的客人。因为在此客厅中的十来名酒客里面，除了数他年纪最轻之外，只有他一个人穿着长衫，也只有他一个人佩了兵刃。

不过，他的长衫和兵刃，并没有为他增加与众不同的气派。

相反，他这一身装束，只有使他显得比别人更寒酸潦倒、更落魄！

因为身上那件长衫，虽然看起来还算干净，但已经很难说

得出是一种什么颜色了。

那口佩剑的情形也差不多。满是锈斑的剑鞘，枯草般的剑穗，都在说明它的主人和它的关系，一向似乎并不怎么亲近。

他身上唯一与众不同的地方，也许便是他此刻那喝酒的神气。

他虽然也跟别人一样，喝的是白酒，但远远看上去，却象一位国王享用着一席御宴。

邻座有人说了个粗俗不堪的笑话，立即引起同桌伙伴的一阵哈哈大笑。公冶长也跟着笑了。

这里本来就是制造欢笑的地方。在这里使用的每一文钱，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以血汗换取的钱，在欢笑中花去，岂非正是人生一乐？

花十八在帐柜后面低下头。她也听到了这个笑话，她也在笑。但是，她笑，只能笑在心里，不能笑在脸上，因为那并不是一个适宜于妇道人家听的笑话。

公冶长又喝了一杯酒。忽然放下酒杯，起身向帐柜走去。

花十八在脚步声中抬起了头，含笑以待。

她非常清楚，她这里比别家的生意好，是由于什么原因。所以，她也知道，有时遇上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客人，光是微笑是不够的。有些客人喜欢口头上占便宜，另有一部分客人则必须手脚上占了便宜才会心满意足。

各式各样的客人，她都遇见过。现在她知道，今天的第一个醉翁来了。

她笑在脸上，也笑在心里。来吧！小子。你家花姑奶奶正闲得发慌，让你小子过来尽尽孝心也好！

公冶长慢慢地走过来，斜靠帐柜，侧脸微微一笑道：“听

说这儿住了一位高大爷？”

花十八道：“是的。”

公冶长道：“听说大后天就是高大爷的六十大寿？”

花十八道：“是的。”

公冶长道：“这样说来，丁二爷、胡三爷、艾四爷、巫五爷、花六爷和孙七爷他们几位，这几天都要赶来，为他们关洛七雄中这位大当家的贺寿了？”

花十八的眼珠微微一转，问道：“相公贵姓？”

公冶长道：“公冶长。”

花十八道：“公冶相公也是给高大爷贺寿来的？”

公冶长微微一笑道：“有这份心意，只怕进不了高府大门。”

花十八一怔道：“为什么？”

公冶长笑道：“你瞧我这行头，像不像个喝寿酒的贺客？”

花十八笑了，这小子虽然一副寒酸相，说起话来，倒是满风趣的。

公冶长笑笑，又道：“高大爷有没有来过这里？”

花十八笑道：“来干什么？”

公冶长笑道：“你这里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她飞了他一眼道：“你说呢？”

公冶长微微一笑：“有些事我一向是只做不说。”

他说完这句话，忽然转身走了开去，留下花十八在那里发呆。这小子是不是有点毛病？

靠酒家门口的一副座头上，坐着三名短衣汉子。

方才那个粗俗不堪的笑话，就是其中一个汉子说的。现在那汉子正在唾沫横飞的说着另一个笑话。

公冶长在空着的一边坐了下来。

说笑话的那汉子突然住口，三人一齐拿眼睛瞪着公冶长。

说笑话的那汉子道：“你老弟这算是什么意思？”

公冶长道：“听笑话。”

那汉子道：“谁请你过来的？”

公冶长道：“我自己。”

那汉子转向另两名汉子道：“你们听听这小子说话的口气！”

左首一个红脸汉子嘿嘿一笑，说道：“这小子身佩凶器，八成是找碴来的，张老大，给他点颜色瞧瞧！”

说笑话的那汉子就是张老大。

张老大瞪着公冶长，冷冷说道：“你小子究竟滚不滚？”

公冶长笑道：“不滚。”

张老大霍地站了起来，一脚踢开凳子，沉脸厉声道：“蜈蚣镇是你小子要赖的地方？”

“你小子瞎了眼！”

公冶长微笑道：“正因为我眼睛没瞎，才看出你们三个不是好东西。”

张老大勃然大怒，突然闪身绕过桌角，一拳对准公冶长的鼻梁击了过去！

另外两名汉子也跳了起来，人离座位，手上已分别各握一把牛耳尖刀。

公冶长朗声一笑道：“高大爷手底下的狠角果然不少！”

他一拧腰，人已闪了开去。张老大一拳挥空，突然扭转身躯，单足斜着飞起，直蹬公冶长的咽喉。

身形灵活，劲道凌厉，居然使的是正宗辰州薛家十八连环飞腿！

公冶长继续后退，仍然没有还手。

那两名握刀的汉子，已经自他身后包抄而至，这时见公冶长不断后退，两人眼皮一使，双刀并举，带着两道闪闪寒光，同时左右插向公冶长的腰肋。

公冶长头也没回一下，冷冷说道：“动刀者死！”

只见人影一闪，然后是两声惨吼。

那两名动刀的汉子，一齐踉跄后退，两把牛耳尖刀，已齐柄戳进了他们的心窝。

两名汉子双手扶着刀柄，弓腰向后退了几步，终于扭曲着面孔，在自己喷出的血线一端倒了下去。

张老大僵在那里，呆傻了一样。他几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一脚踢出时，只见对方身形如飞蓬般原地一转，两名伙计的牛耳尖刀，就插入了各自的心窝！对方如何夺刀还手，用的是什么手法？他根本就没有看清楚！

像这样一名对手，他张金牛是对方的敌手吗？

公冶长似乎非常欣赏这位张老大悬崖勒马的举动，点点头道：“很好，算你伙计识相。请回去告诉高大爷，留你伙计一个活口，就算是我公冶长送给他高大爷的一份厚礼。另外请你带个口信，请他高大爷好好想想，如果发觉走错了路，就该趁早回头！”

张老大仍然象个木头人一样，僵在那里，动弹不得。

突然门口有人冷冷接口道：“我也想送高大爷一份礼物。”

公冶长一转身，便看到一名满脸杀气的黑衣青年，正握着一把尖刀，像冰柱一般，站在大门口。

公冶长道：“朋友想送高大爷一件什么礼物？”

黑衣青年道：“你的人头！”

公冶长道：“朋友，你怎么称呼？”

黑衣青年道：“血刀袁飞！”

公冶长问道：“燕云七杀手中血刀袁飞？”

袁飞冷冷回答道：“算你有点见识。”

公冶长不禁点了点头：“你方才如果不声不响，抽冷子挥出一刀，我这颗人头，也许早就不在我脖子上了。燕云七杀手果然名不虚传，有点风度。”

袁飞又说道：“我如果现在挥刀，你的人头照样要离开你的脖子！”

公冶长微笑道：“那么，你现在为什么不挥刀呢？”

袁飞道：“等你拔剑！”

公冶长又笑了笑道：“因为你不愿杀一个没抵抗力的人。”

袁飞道：“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便是我一向不喜欢在别人店里杀人。”

公冶长点头道：“这是一种好习惯，我该学学。”

袁飞不再开口，身子一转，向街心走去。

公冶长也慢慢跟着走出去。

袁飞转过身来，公冶长站下，仍然没有拔剑。

袁飞望着他，冷冷说道：“你还等什么？”

公冶长微笑道：“等你发问。”

袁飞道：“我没有话问。”

公冶长微笑道：“连我是谁你也不想知道？”

袁飞道：“不想！”

公冶长道：“为什么？”

袁飞道：“无此必要。”

公冶长道：“因为我已死定？”

袁飞冷冷一哼，道：“不错！名字只对活人有意义。”

公冶长道：“我想知道高大爷要杀我的原因？”

袁飞道：“我也不是评理来的，无论是什么原因，都跟我没有关系。”

公冶长又露出笑意道：“那么，我可不可以向袁兄请教一件事？”

袁飞道：“好！”

公冶长道：“听说袁兄是艾四爷的人，为什么现在要替高大爷杀人？”

袁飞道：“关洛七雄一向不分彼此，高大爷要杀的人，也就等于艾四爷要杀的人。”

公冶长微微一笑，说道：“关洛七雄均为好客之士，我公冶长如果不死，迟早必为七雄门下客，到时候我跟袁兄也将是一家人，袁兄何不放远眼光，趁今天这个机会，先卖小弟一个人情？”

袁飞抢白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至少目前你还不是七雄门下客！”

公冶长道：“袁兄为什么不给小弟一个机会？”

袁飞又道：“我等你拔剑，就是给你机会！”

公冶长深深吸了一口气，头一点，说道：“好！”

正午。长街两端，已经围满闲人。现在每一双眼光，都屏息凝注在公冶长拔剑的那只右手。

长剑缓缓出鞘，两边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窃议之声。

“这是一把什么剑？”

“没有见过。”

原来公冶长拔出的，虽具有一般剑的长度和样式，但却是一把没有开过刃的钝剑，剑身上不仅没有一丝光华，甚至还布满了点点锈斑，与其说是一把剑，似乎还不如说它是一根长长

扁扁的旧铁条来得恰当。

但说也奇怪，血刀袁飞一见到这把剑，却突然变了脸色。他瞪着公冶长道：“诛心剑？”

公冶长道：“是！”

袁飞道：“阁下是灵台老人门下？”

公冶长道：“是！”

袁飞露出不相信之色，问道：“灵台老人一生与世无争，阁下若是灵台门下，何以对名利二字如此热衷？”

公冶长微微一笑道：“圣贤愚劣，因人而异——你袁兄不是也有一个很好的出身么？”

袁飞嘿了一声，没有开口。

公冶长含笑缓缓接着道：“如果袁兄愿高抬贵手……”

袁飞又望了那口诛心剑一眼，忽然点头道：“久闻诛心剑有风雷之威，灵台老人已踏出道山，今天能向阁下领教两手，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他口中说道，语音突然一沉，又道：“小心，接刀！”

刀字出口，刀已挥出。刀光如白练，直向公冶长胸膛闪卷过去。公冶长一偏身，向左挪离丈许，横剑平胸注目，伫立如故。

袁飞刀一转，一个箭步窜出，第二刀又带着一片炫目的光华，如毒蟒出洞般疾劈过去！

公冶长再度纵身闪避，唇角同时浮起一丝会心的笑意。

袁飞冷冷一哼，说道：“好！阁下果然识货。”

原来他上刀看上去虽然凌厉无比，其实只是引诱对方出手的虚招。

一名武林高手的虚招，经常都是一种带着糖衣的毒药。因

为一个虚招，往往会令人觉得它好像攻错了部位，而且往往显得破绽百出。

对于交手的对方来说，这种错觉经常是一种很大的诱惑。

如果对方抵抗不了这份诱惑，贸然出手还击，他将会发现敌人原先暴露的空门，会突然消失不见。同时也会发现，敌人所等待的，正是他这种愚蠢的反应！

愚蠢反应的代价，便是死亡。

但是，公冶长显然不是一个容易上当的对手。

公冶长的确识货。识货便是行家。对付一位行家，除了凭真本事获胜，绝无取巧的捷径。

血刀袁飞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取巧的人。

他发虚招，目的只是想试试这位灵台门人的胆识和眼力。如今，使出的两刀没有效果，他决定不再虚掷时光。

他攻出了第三刀。这刀平平送出，刀尖颤动。这朴实无华的一刀，也是致命的一刀！

这一次公冶长没有退让，事实上这一刀他想让也让不开。因为他已看出，这一刀至少蕴藏了七种以上不同的变化，无论他闪向哪一个方向，这一刀无疑都可以致他于死命！

是不容回避的一刀。

公冶长等刀尖以一种诡异的弧线缓缓划至胸前时，剑尖一挑，突然振腕点出。

点向光圈的中心。只听得当的一声，光影消失，一切突告静止。

但见街心中央，两人正以一种奇特的姿态，面对面地僵立着。彼此之间，相距不到三尺。两人的兵刃均未脱手。

袁飞的刀尖，斜指着公冶长的左肘，公冶长的剑尖，则压在袁飞的长刀上。袁飞左手搭着公冶长的左臂，公冶长左手食